

# 振濯録

全

和書門

和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類	號	函	架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175

和書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類	號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雜書一、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853
冊數	2 ( 1 )
函號	155 175

155-17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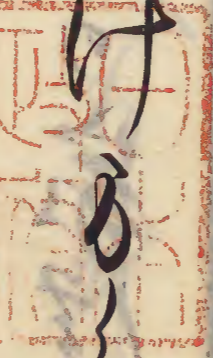
安政丙辰十二月官准

# 振濯録

附通俗抄

翠棲亭藏版

承けりし業を  
 鑑向の珠城三徳大出せり  
 遠河祖若八雲あり  
 出雲終つより石上にて侍み  
 たり百人乃土初れ後裔の



少よりをいへば浅茅原  
付よりいへば福も花松老  
於ら葉かゝ果ぶ阿の免て  
乃く尖半のまき出書かへ  
阿の家儀もいふとよく

阿のり計らひいへば阿の  
後の代志志がしよと  
いへばの書紙よりに筆と  
くよりいへば  
安政婦といふは

五條從二位權中納言菅原為定卿

栖霞館主

*[Faint cursive calligraphy,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振濯錄題言



吾嘗閑游脚僧之言曰大

和州釋迦大日諸降壽如夏

雲然夏秋間多霧土人早

起望之唯見有糝粘此立

○土部源流序

狀年一飯頃日出霧欲換  
嵐層翠平可拟而取為鳴乎  
去稱迦諸峯歸然名山  
雲霧教之土人猶且不得  
見矣然其為名山固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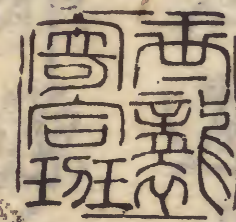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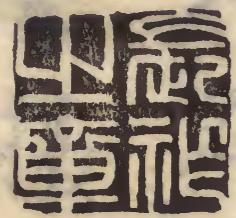
若矣一時見不見未嘗  
有所加損也如土師部  
倣然王民不幸而受世滯  
呼猶一時雲霧教山也  
庸詎傷乎固本黃中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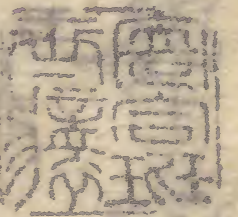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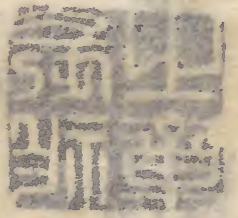
此著在土師部可謂  
淳日出露粉銀之形矣然釋  
迦法峰之奇吾未探也  
不知游脚僧之言果信乎  
吾併以問黃中

安政四年丁巳長至後之  
日於齋茗堂書

從五位下朝散大夫淺塾和泉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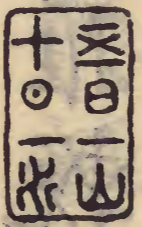
蔣潭鰈佐淺塾長祚





*[Faint, mostly illegible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振濯録序



振濯録何為而誤岡本黃  
中應仲野義雅索而誤也  
振衣子仇岡濯足萬里流  
觀其所以名則思過半矣  
蓋其為書揭土部源委于

前斥其侶而非是者辨志  
久名義于後取其信而有  
徵者斥者固斥亂我之真  
取者亦取得彼之實餘彼  
述忠厚恭敬之旨教其從  
事焉自為推輓總之無冰

撤靈臺而液誣蠖也輓半  
眇煮茗之口託作竟夜營  
膏之筆乘事不干嶺外選  
粒育代答跡匪寄初磯語  
極照立篋一篇何索文字  
萬言林立鋒牙議論與攷



證錯綜叙事與勸戒於始  
廟訂野諺益實驅策龍涎  
牛溲均充這用勃宰理窟  
睇長宗之門播續紛詞翰  
聖仲治之執蠲蕪嵌分注  
於兩行取摺彌隄於伍承

苴彼罅漏展此逸旨湖沙  
尸越匪傷項簾時見獺祭  
寧嫌餽飮可謂體用兼存  
華實俱茂矣第索者急於  
求書而譏者苦於善疾未  
免有潦草子局處綜羅之

讓博陶汰之欠精蓋均有  
之矣惜不假之歲月竭其  
所蘊勒第一巨觀以粧點  
藝林耳頃剗剗告竣義雅  
使其肉弟莊乞余序之黃  
中亦為緩頰黃中素遊余

之社者莊二嘗傾贄于余  
之門而振濯之名本係余  
所題義不能峻拒茲并數  
語還之

安政丙辰孟冬下浣

繹齋谷操識



門人 前部愿書

振濯錄序



余嘗遊紀途憩邨店方解瓢  
温酒有丈人項上起肉如負  
甕狀拘々然來亦投于店坐  
在余側余時苦獨酌無對漫  
舉一盞屬之諮以地方風土

○土部源流序

語及項上物丈人乃曰小人  
自少小肩柴為生遍擔所觸  
項邊久而墳骨髑初如拳大  
耳一日樵而憩于山倚樹而  
睡見一道人環目而凸喙手  
木癭來云與君久為山中侶

無物伸忱聊以是豐君項邊  
物就加之髑上痛甚駭覺聞  
背後有聲一老猴攀枝穿葉  
儻忽而去既而覺髑岑々然  
以手摸之便成此彭亨醜癭  
矣徧參衆醫無肯下手者余

時疑其荒誕頃友人岡本黃  
中應中野某索為著此篇投  
一本徵余言余瀏覽次恍憶  
紀丈人之事感其有似也夫  
土部之預凶事於前世受忌  
嫌於後裔猶肩柴之久而骨

髓墳於項邊未足為深害也  
至以濫稱橫加為世所收視  
則無望之災猶以木癭加髓  
上焉得不鳴其冤乎不知何  
物老猴乘其睡寐為之崇善  
哉此篇內闡土部之原委以

明其不可嫌外攘濫稱之橫  
加以復本來面目論確義正  
從來未了之案逐件而抹之  
此篇之於土部可謂醫癭之  
肘後矣抑世別有癭之醜更  
甚焉尤可惡者人習以為常

見之不恠恬然安之者何夫  
縫腋自處而俳優不殊豈非  
俳優為之癭歟刀圭自名而  
幫間何擇豈非幫間為之癭  
歟獬冠坐廳而苞苴是視長  
槍跨鞍而囊橐是規豈非苞

其與囊橐為之瘿歟嗚呼此  
一輩之於瘿其醜何如也安  
得吾黃中之時後而療之哉  
安政丙辰中秋書竹亭窻下  
森緹撰



篇中破殉臣之妄駁夙稱之謬筆力勁  
快爽利如老吏折獄不容隻辭飄過非  
邃於稽古者焉能如斯但弓削夙人事  
履見一祠記佗無史傳可徵獨執此片  
證為確據寧不有孤掌不鳴之憾乎然  
本邦中古以上淳朴之風未醜結繩之  
遺猶存是以當時事關軍國而後世文  
闕古府者徃々有之矧於民庶么麼之

○土部源流

緣由記載之書固其所也苟得之俚諺  
口碑而存其說則已為幸矣安可望每  
事就竹帛而證之乎乃如弓削夙人事  
得此一祠記亦吉光片羽不可以為少  
也

此專為土部裔流而作塵々一小著作  
尔而上自朝廷掌故下至委巷瑣屑  
苟事之相干涉者不擇巨細兼獵古今

更加夾注暢引其義好古之資其攷覈  
將不少矣就中如陵戶之置在守戶之  
先及醜男醜女之醜解為剛強可畏之  
義數說並前人所未省及其於國典尤  
有裨益然則此篇之著豈特為土部裔  
流乎好古之士亦將有取焉

緬重書







其役後世歸農散處各郡  
然以先世那屬凶儀鄉隣  
鄙其部不以齊民視之呀  
寃哉予嘗欲為禱其汚而自  
少去鄉奔走東西不服事  
及此也頃者義雅昔憤請

岡本黃中著此書曰振濯  
錄以詳土部原委使人知  
其不可鄙視矣欲梓以行  
世稟於官府得允准乃  
揭予序夫振衣干仞岡濯  
足萬里流左思自言高潔之

○上海新書局  
志而占義雅之舉者有太  
相類者宜矣取以名書也  
蓋官府之尊嚴猶崇岡  
大嶽風雨所起雲雷所發  
勢難撼擊援而義雅得能  
達其情官亦允其所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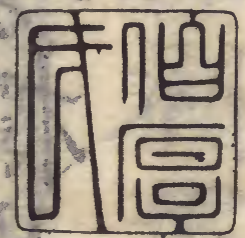
則是極亦千仞累也梓成  
布世自鄉閭郡邑洎海內  
諸州猶長江之水揚清蕩  
穢溜之汨窮其可分而後  
已則是濯足萬里流也嗚呼  
乃部漉忍舍垢數十百年

○土部源派序  
一旦得義雅掃刷濯除人  
石後空疑其間則義雅之  
者功於乃部固非淺鮮而  
使之完成其功者黃中也  
黃中覃志致慮作為此  
書及覆難析不遺餘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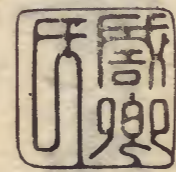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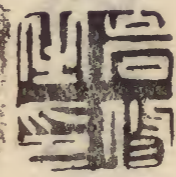
是不獨能成人之美又可  
謂先獲我心矣曰喜而為  
之序

安政三年丙辰嘉平月大和  
家長政惇伯厚撰於平安  
之濟美堂

之裔美



近江巖谷備書六



是亦源流之序也

振濯錄序  
世固者世系家譜祖  
孫的傳而人不及知  
之者亦亦可慨乎大  
和者上師部之旗幟

在諸郡其先出雲人也  
珠城之下朝奉大  
吾公上祖之命未于  
大味取埴埴造偶及  
以代殉臣所以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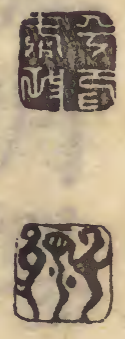
宸表之仁也於是移  
籍為大和人歷年之  
久世不詳其意委往  
於時以醜類擯之甚  
無謂香頃中野義雅

○土部源流序  
使密本黃中撰此書  
詳紀系譜明其源流  
乃得不官準鑄印行  
世而後部民之淤泥  
澄清而千載之冤雪

余亦嘉其舉因題  
一言

安政丁巳夏六月

高田象臣長尾恭政識



○土部源流序





○土部源流序  
○一  
發摘也不博證則偏不辨  
明則惑苟偏且惑安得釋  
其疑因戒生徒又以自勉  
焉自一去就吏職以來日  
夜從事刀筆遂廢舊業反  
以讀書法治獄倣廣漢所

為焉一日中野義雅來徵  
此編序夫土部之被誣蟻  
大和之一大疑案經數十  
百年未有能辨明者岡本  
黃中為洗其冤誣博證群  
籍辨明謬誤推勘到底不

遺餘力所謂銖兩之姦皆  
知之者不啻鈞距發摘乃  
能使世人疑團冰釋而欲  
橫加誣衊者不得復鼓簧  
舌則黃中亦以治獄之法  
讀書乎且夫均平獄訟使

民無冤誣以輔清明之治  
此吾輩之責也而黃中身  
在草莽操三寸不律著洗  
冤之書助吾輩所未及到  
者以副輔治之意又可謂  
藝林有廣漢矣余安得不

顯一言贊之矣命我長孫  
安政戊午之首夏奈良府  
隊騎治獄吏玉井駒撰  
錄草卷終三行不辭卷末  
校各輩以責也而書中  
卷與卷之序如藤書因之

大亦韶書

振濯錄叙



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是後用偶人之始也本邦  
野見宿禰則及乎此用偶  
人以止狗交啓狗者不仁止  
狗者仁不仁無後身仁必

有後野見良之裔古之榮  
達儼然為  
天朝播紳家固稱于仁人  
之後矣宿禰雲州之產  
州人厲之執役者一而亦仁  
人之後也其裔尚在和州蔓

延數邑別成一黨然而不  
得与衆民齒不得通嫁  
娶有後如此其無後何  
別可謂寬矣或曰以其預  
凶儀人忌而卑之惡是何  
言也預凶儀宿禰為之魁

魁之裔既尊矣厲之裔  
豈可獨卑之乎且禮徒亦  
司人之茲而其爵秩高者  
枕於公侯均是預凶儀何  
尊彼而卑此也豈非冤乎  
中野義雅其黨之人恒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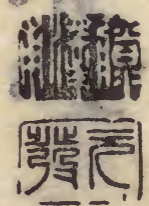
焉陳諸黃中因本君為  
著書曰振濯錄考括確  
然辨駁皦然使人一覽釋  
然嗚呼義雅一朝得其人  
而雪其黨累世之冤亦稱  
于仁人之後矣屈平

前者必伸乎後過此以  
往禁達不可測也已抑野  
見氏者管家曩祖而管  
家有若相公為千古文  
宗海內祠之今之業文事  
者謂之管家以屬可也

其於百人之裔不惟不可  
卑之又不可不親之因本  
君之著書蓋以法也余亦  
文字中之人及其將梓也  
焉得不弁數言哉  
安政戊午夏五月

高松儒員藤澤南樓

通判



脫稿之日妹尾君恭見訪語及此事

君恭之論言之与此篇立意符若

口授而筆受之者然乃出示之拍

節以為奇君恭雲藩士人之

題辭



鴻荒之世天造草昧

山陵用殉餘風未艾

垂仁心惻慘不可耐

明詔屢禁習俗所礙

野見誘衷土偶以代

不敢廢禮。萬姓感戴。  
土部來雲。三百其輩。  
埏埴助工。實受帝賚。  
世職凶儀。管家之賴。  
後裔歸農。徙在畿內。  
誰逞毒螫。三尺有喙。

擯以餘戶。件作成對。  
中野訴冤。志士深慨。  
振濯作錄。滌蕩其穢。  
考古徵今。靡遺細大。  
源流斯清。汙名全廢。  
我作題詞。贊述梗槩。



土部有靈。掀髯稱快。  
安政戊午夏五

磐溪大規崇題



振濯錄

一名土部源流

大和其岡本通理述  
乙卯之秋、一日有中野某者、踵門投  
刺、余延見之、乃曰、聞子淹貫古今、明  
練事體、願有請焉、吾黨若干村、分隸  
諸郡者、相傳其先在上古為出雲國  
土師部、承管家遠祖、檄召來遷上國、  
為之執役、曰此百世之末、猶得通籍

○土部源流

于朝紳五條公之門、吉凶之事必見  
播告焉、願乃為佗邑所鄙視、往々如  
不相齒錄者、此吾輩累世所竟結飲  
恨、而究莫知其由、子必有所考及幸  
舉其顛末、明以見教、余為縷述舊聞、  
間雜愚見以答、某更請筆之、曰次第  
之、釐為一篇、以酬其意云、  
並野野

神野野

一各土傳野野

粵稽國史、上世用人送死、  
事詳日本書紀及續紀類聚三代莫知其所以始、諸書無的言、爰格諸書、用殉原始者、爰及

垂仁天皇二十八年、皇弟倭彥命之寤、  
窀、集其近臣、環墳生埋、立于土中、名曰人  
垣、號呼之聲、數日不絕、已而皆槁、死、摩  
衆犬之銜牙、膨群鳥之饞、嘖、

天皇聞而悲之、乃議停殉、  
日本書紀、垂仁天皇二十八年、

冬十月丙寅朔庚午天皇母弟倭彦命薨十一月丙申朔丁酉葬倭彦命于身狹桃花鳥阪於是集近習者生埋立於陵域數日號叫而死犬鳥聚噉焉天皇聞之悲傷詔曰以生殉死是雖古風非良何從議止殉古事記此王之時始於時謂倭彦命薨時之追三十二年

日葉酢媛皇后梓宮在殯

勅申前議日本書紀垂仁天皇三十二年秋七月甲戌朔己卯皇后日葉酢媛命薨天皇詔曰從何時野見宿禰之俗前知不可為之如何時野見宿禰日本書紀垂仁天皇七年秋七月左右言當麻邑有當麻蹶速者力能毀角伸

鈞每於衆中語曰求之四方豈有力比予者乎予安得遇斯人與決一旦之命焉天皇召問群臣當麻蹶速天下力士世寧有復比此者耶或奏出雲國有壯士曰野見宿禰請試召之令敵蹶速即日遣使徵野見宿禰對立各騰脚相踢則麻蹶速角力二人對立各騰脚相踢則奪當麻蹶速之田悉賜野見宿禰遂留仕于朝○此條於舊文多有竄改僭妄之罪百贖說於

天皇召出雲國土部一百人

續日本紀及作三百人未知孰是今自督役取埴埴姑從日本書紀下倣此

○土部源流

造人馬及許多物件成而進之請自今

而後以此易生人日本紀私記

天皇大悅即用之號曰埴輪日本紀私記

埴人形立如埴輪者形也

詔告天下著為永式嘉野見宿禰之功賜

之鍛地改姓土師任土部職管山陵之

事日本各紀野見宿禰進曰臣願議便

取埴造人馬及種々物形以獻曰自今

以後是以是土物更易生人天皇嘉之詔

曰汝之便議協朕心即以其土物始立

于皇后之墓号是土物為埴輪亦名立

物下令曰自今以後陵墓必樹是土物

無傷人馬厚賞宿禰之功賜鍛地即任

土部職曰改姓曰土部臣土部連等主

天皇喪葬之由也○土部野御傳記云野

見宿禰三世孫身臣難波高津且為定

官御宇改土部臣賜土部連

諸國土師部以傳之云

古事記大后比

時定土師部大后比婆須比賣即皇后

日葉酢媛○和名類聚鈇載諸國土師

鄉即此按鵠之功賜姓鳥取造曰定鳥

○土部源流

取部子捕鵠之紀欲錄日本武尊之功

定武部土師部之置亦其類也古者

天皇 皇后無子及皇子諸臣有大功異績者為置部民以傳之謂之子代名夫以奕世用殉之習歷

開化

崇神賢聖之君未及救止浸淫滋漫至斯

極矣皇弟之葬既若此等而升焉

主上

大后

皇后 太子之陵園可知矣等而降焉

大臣大連國造縣主之塚塋亦可知矣

當時臣庶坐此天年者不測其數可

謂開國以來一大厄矣

天皇媿德於天覆觸感於人垣宸斷獨運

銳意欲止之乃廷臣狃故溺舊懷疑不

決

明詔格於多口德意咽而不下故再發之

於

皇后在殯之日、而憤々如初、唯野見宿祢  
 之賢、為能契（契、即契也、而不為其費也）  
 帝心、而無如諸臣、錮蔽何、遂獻權宜之策、  
 進土偶焉、曲成之、洵得納約自牖之旨、  
 於是群疑渙而衆惑牙、千載積弊、一朝  
 而除、埴輪之設、雖中葉而已廢、用人之  
 慘、且百王而莫聞、（日本書紀大化二年、  
 詔曰、凡人死、以之時、  
 若自經、殉、或絞、人、殉、及、殉、人、之、馬、或、  
 為、凶、人、藏、室、於、墓、或、為、凶、人、斷、髮、刺、股、

而誅、如此舊俗、一皆悉嚴斷、蓋自  
 垂仁、停殉、而後、至是、六百有餘年、在下  
 又有、自經、絞、人、以、殉、者、而、詔、嚴、斷、之、又  
 歷、七、八、百、年、至、戰、國、之、世、邦、君、不、祿、左  
 右、嬖、孽、自、剖、肚、殉、之、者、往、々、而、有、建、橐  
 以後、斯、風、尚、存、雖、與、生、埋、異、而、漸、不、可  
 長、（鈞、命、嚴、禁、之、） 聖、主  
 英、辟、古、今、一、揆、可、不、仰、乎、

垂仁之為垂仁、固莫能名焉、乃翊贊

聖美者、職野見宿祢之由、所謂萬世之  
 功、殆庶幾歟、一百人者、雖微亦與有勞  
 焉、寔乃部先世所由出、（此部若干村、其  
 地皆有粘土、可

○土部源流

造偶物又所奉神祠，猗歟遼哉邈矣，乃率於土部有曰緣，後裔累世之冤枉亦即胚胎于此焉。詩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誠可哀哉。蓋垂仁以後，土師氏世掌凶儀陵墓之事，其散見日本書紀，而此一百人之子孫亦及職貞令中，世繼箕裘相承為其統屬，受驅役焉。如提綱而衆目張，挈領而萬縷揚，此乃部所以與五條家有曰緣，固非一世之故。

也當是之時，上而土師氏，下而一百人之後者，均之以凶事，專家為世所疎斥者，數百年矣。降及天應紀元，允土師宿祢，古人等請更賜姓菅原。續日本紀，天子遠江介從五位下，土師宿祢，古人散位外，從五位下，同道長，一十五人言曰：野見宿祢，垂仁天皇世，古風尚存，例多殉埋，皇后薨，野見宿祢以土物代之。式觀祖業，吉凶相通，途今則專預凶儀，尋念日預吉，允合通途，請曰：居地名改土師祖業，意不在茲，望請曰：居地名改土師。

○土部源流

以為菅原姓、勅依請許之。○日本書紀、  
天武天皇十三年十一月、土師連賜姓  
曰土師、延曆十六年、經太政官議奏、并  
宿祢、其族仍舊姓者、皆免世職、類聚三代格、  
四月、太政官符、應停土師宿祢等預凶  
儀事、右太政官、今月十四日、論奏、併臣  
等謹檢故事、上古淳朴、葬禮無節、屬有  
山陵之事、每以殉埋人、及垂仁天皇御  
世、皇后薨逝、天皇願問群臣、後宮葬禮  
為之奈何、土師宿祢進奏曰、殉埋之禮、  
殊乖仁政、即喚來出雲國土師部三百  
人、自督取墳造諸物象、進天皇甚悅、以  
代殉人、自茲厥後、歷代相沿、緬尋古風、  
野見宿祢、獻策往帝、停殉陵次、然則野

見宿祢苗裔、應需延賞之澤、而翻掌凶  
儀、不預吉禮、夫喪禮之事、人情所惡、專  
定一氏、為其職掌、於事論之、實於是野  
為不穩、臣等伏望請永從停止、於是野  
見宿祢子孫、無復掌凶職者、則一百人  
之後者、與之偕洗除、無可疑矣、先是、統  
帝之崩、始行火葬、埴輪立物之廢、當在  
斯時、蓋火葬行、埴輪立物、無所用之、埴  
輪立物廢、而一百人之後者、無復為預  
凶事矣、但一百人之後者、世統屬土師  
氏、故此自時厥後、世不復聞以土師氏  
嘗掌凶儀、連累其後嗣、累葉貴顯、簪紱

○土部源流



不絕而一百人之後者，獨至乎今，不得與齊民齒，何也？夫元帥增封疇爵，廝養之卒，莫不潤洽，苟野見宿祿之功，而子孫應享延賞之慶，則共事之一百人，亦當沾殘膏賸馥，以利其後世，乃遺休之不得而貽阻之殊永，不亦大可恠乎？蓋嘗思之，土師之先，分汎天潢，譜牒歷々，世所共審，一朝罷職，則不復以前事為

嫌，加之有若管公，以時儒宗，致位台鼎，生為偉人，歿為明神，餘光所被，人欽典型，世崇門閥，而一百人之後者，以西陲攻土之流，遷于中州，世造凶物，為民間所鄙忌，雖既經洗除，而草野之與朝廷，不無鄭昭宋聳之異，猶且作疇昔者，曰循之久，與齊民割鴻溝，此榮辱休戚，所以相縣也。夫惡凶事者，古今人情所同。

然、然彼其所預者、升遐賓天之儀、與從士庶萬里之役、便有霄壤之差、自今觀之、但不必忌、即忌之、亦何至鄙之、蓋古之惡凶事、尤甚於今也、然當時之忌之、究不過今之假喪衣鬻葬具者、只忌其所事、初非關種類也、及其久也、人不復知其嫌忌所由、漫以志久目之、而本來面目、遂幽而不顯、不幸極矣、

法橋巨勢

秀信管原實記、野見宿祢以土偶易、殉條附考云、今畿甸諸州、稱宿村者、徃々而有、即係當時自出雲國、召來土部之遠裔、以世造土物、供喪事、為時所忌、嫌今其業久廢、世罕有、知其故者、唯民間相沿鄙視之耳、是書雖出近世、其說要必有所承矣、但稱宿村者、其品區以別、其中係屬五條家、及有許多左證、如此部若干村者、即可信其為土部之後耳、今概以宿村言之、語之不瑩、所闕非細、讀者不以辭害意、可為乃部計、固當探矣、宿即志久、說詳下、

本討原、使祖先所由出、與夫外侮所由起、昭々乎如揭、日月而行、庶幾其寬有

白乎外此他求莫有是處嘗聞乃部或  
自称殉臣之裔其說謂

日葉酢媛皇后之崩當殉之臣身雖幸免  
乎死而名仍在殉不空復視人故皆潛  
遁去變其姓名絕其踪跡屏居于野今  
若干村民即其後裔也此無稽之言也  
先是五年既議止殉至是遂以土偶易  
人

詔令明々云自今以後陵墓必樹是土物  
無傷人焉而獨未聞之耶意為此說者  
必出乃部中好事者伎倆彼徒憤他邑  
之已侮而不務實事求是以待之妄意  
認一貴族以為之先而礙於與五條家  
有係屬多方思量捏造此說意謂殉臣  
則不似土部之側微於禦外侮而有餘  
殉臣則賴野見宿祢免死於係屬五條

家者亦無礙、此其用心亦良苦、而不自知其無益、試思中宮近臣、而屏居田野、何以為土人所鄙、若謂其免乎死、為怕死苟免、而鄙之乎、則免之死者、出朝廷之至意、而非由已、不應死而不死、不可謂怕死、可以免而免、不可謂苟免、人豈有非之者乎、若謂鄙其名之在殉、為不祥、則名之在殉者、獨其本身耳、何干子

孫、空名一竄、鬼錄累延雲仍、人情寧有是乎、且如平維盛、潛出屋島、赴熊野、陽為投那智海死、而遁匿其山中、倚土豪清水清左衛門、配其女、有子、子孫遂冒襲母家氏號、迨元龜中、其子弟別徙家日高郡、世稱小松弥助、至今兩家現在、並為地方敬重云、事詳明良洪範後編夫一門殉難、而獨偷生遐僻、其怕死苟免、孰甚焉、

當時天下皆信其沈那智海、妻妾臣僕之存者、為之掛孝設主、供佛飯僧、不僅名之在殉、兼此二累、而且慶延子孫者、若此、其餘卿大夫以至諸侯之臣、一命之微、逃死避難、屏跡山野、如斯類者甚多、苟非負大罪惡、未有不為民敬異者、何則、邦俗重氏族、崇爵位、勢使然也、免殉之臣、固不敢比平嫡之貴重、獨不愈

於一命之陪臣乎、即有些瑕類、亦斷不至為匹夫匹婦鄙視、以連累百世、既與史典乖戾、又與情理濶踈、以此欲取信、誰則信之、抑今日億兆之蒼生、其中先世之出貴胄者、固容有之矣、要亦十百之一二耳、其餘半係無始以來之民、而外蕃歸化之裔、亦襍糅焉、世乎芴乎、莫之能詰也、乃一僥倖斗升、貫名仕籍、即

倩人作譜牒及商農墜卜之迂僻者亦或倣顰莫不並託先於貴胄擗摻一部大系圖巧為附會藏之篋笥以為秦室漢劍自識者觀之不堪掩口也夫身列肉食茅土之尊而先世出于荷鋤負販之微者蓋亦不數在達者且不以為諱况荷鋤負販之身而為荷鋤負販之後如之何其嫌之又何苦杜撰此莫須有

之事認子虛無是公為之先內誣其祖而外招嗤於人作偽日拙莫此為甚乃部徃々為其註誤亦急於禦侮而疎於為計以至此可不誠哉今此部諸村往一軸題朝紳某公撰奉之不啻拱璧其所記正同此說余一閱即辨其紕謬斥為依托後偶見一部民年八九十舉以諮焉對曰吾們蚩々之民莫辨是非但宣髮未乾聞身是土部之裔若此說則弱齡之後始傳得之恐不足信也余領之今茲春遊于城始得其詳乃係數十年前城之某村民倩一邨學偽為之嫁

○土部源流

名某公、其黨為余言之甚悉、恐  
後未有吹死灰者、故特丁寧之、如子蓋  
亦與聞彼說矣、乃能嚙識其誕、不肯奉  
之、獨執相傳之舊、蘄得其詳、覈殆非所  
謂可與莊語者耶、余所以直言不諱、剖  
擊無遺也、且夫蓁莽不攘、梧櫝不長、稊  
稗不芟、嘉苗不暢、今夫志久名之為乃  
部、蓁莽亦久矣、不明析其義、使涇渭瞭  
然在目、則恐土部之流、遂揚塵而志久

之濫、獨鼓浪矣、其可忽哉、即察子之意、  
亦似以此為極、多者良有以也、願志久  
名義說者互異、而其說並不得要領、蓋  
不求諸其所當求、而求諸其所不當求、  
緣木求魚、空井求鳥、無怪乎其不得也、  
徒鑿混沌、七竅希罔象、一獲講張為幻、  
何所不至、乃昧者易盪、輒生輕信、簸弄  
於三尺之喙、昏迷於五里之霧、指搏影

之虛談、為壓紐之妙詮、而綦莽為之障  
日、穉穉由是弥望、於土部之流、則為息  
壤、於志久之濫、則為助瀾、其害滋甚矣、  
今且擇其近理而亂真、尤易昧入目者、  
特摘以志久為守戶、及為志古之二說、  
就而為之辨、扶其根株、剖其盤錯、庶乎  
牛礮之怪、莫不呈形、黎丘之鬼、不至  
久而蛇鼠混喪之妖、不攻自去也、  
或云志久

者師工也、攻土之工、多矣、此獨以土師  
稱、所以有師工之名也、或云志久者、  
牢筍固之義、今以聖塞罅、隙、禦、漏、濕、曰、  
志久、伊、埏、埴、造、偶、人、事、亦、相、近、曰、名、焉、  
或云、志久者、死工也、造、凶、物、之、工、也、說、  
各、但、有、理、要、皆、取、諸、臆、而、言、之、初、无、根、  
據、或、以、是、字、充、之、謂、逃、殉、潛、匿、不、復、可、  
將、面、向、人、故、曰、是、是、訓、比、加、計、俗、指、凶、  
命、无、藉、之、人、為、比、如、計、者、即、其、義、也、或、  
云、志久者、青、過、躓、跌、之、義、今、獲、罪、被、黜、  
者、曰、志久、自、留、是、也、或、云、志久者、宿、也、  
古、俗、忌、婦、人、產、穢、殊、甚、將、及、期、則、必、出、  
送、之、外、有、受、而、宿、之、為、業、者、世、呼、其、徒、  
為、宿、而、鄙、之、遂、相、沿、至、于、今、此、皆、委、巷、  
妄、談、不、足、與、辨、或、云、嘗、為、旃、陀、羅、逆、非、  
旅、也、故、曰、宿、說、更、鄙、俚、妄、之、又、妄、逆、非、

○土部源流



敢私為乃部地亦唯三代直道是依是  
 遵耳夫謂志久為守戶者之說云延喜  
 諸陵式每陵下載陵戶幾烟守戶幾烟  
 志久即守戶之轉論乃部是已以先世  
 守陵墓故至今為人所忌嫌云志久村  
 所以率靠山陵也辨之曰果如此說則  
 志久尤不可嫌忌也何者  
 持統紀五年十月

詔曰先皇陵戶者置五戶以上若陵戶  
 不足以百姓充免其徭役三年一替亦見  
喪葬令及諸陵式式百姓作近陵墓戶  
 令三作十註云謂課役准陵戶義倉同  
 也庶民又式

開化陵以京戶十烟每年差充令守蓋陵  
 戶者素屬陵者若闕則取徭近民充之  
 是謂守戶本居宣長亦有此說○松下  
 見林前王廟陵記云陵戶山  
 陵百姓也守戶山陵守也是臆則尤不  
 度之見與古制乖不可從也

○土部源流

當忌也、其謂志久邨率靠山陵者、驗之  
 目觀、並未知所指、設其中有一兩邨靠  
 山陵者、不可以為園部之證也、若千村  
 姬村介乎神功、元明、坊城、村  
 乃不甚相近、接未可謂之靠、如坊城村  
 與畝傍諸陵、隔數村落、在其西南三十  
 許町、當時守陵者、不當若是其遠、或云  
 築山村、獨不靠顯宗、陵、乎、則、不、知  
 此乃蒲生秀實山陵、志揣度之言、不足  
 据信、○按顯宗、陵、諸、書、多、稱、在、平  
 野村、而並河永大和、志、則、云、在、今、市、村、  
 據三歲山八幡祠、記當以大和志為是、  
 但記稱應永三年、陵崩、奉勅、移梓

宮于此、而大和志言寶永中、陵崩、遂為  
 民居、實永是應永誤、說者多疑、此陵所  
 在、故牽連書、○三歲者、美左々幾也、美  
 與三、左々幾與歲、國音相近、遂譌而作  
 三歲耳、邦語謂御陵為美左々幾、此地  
 本稱埴只、係帝、姊、飯、豐、皇、女、之、墓、  
 後移、帝、之、梓、官、于、此、  
 改造御陵、故有此稱也、或、疑、延、喜、諸  
 陵式、

崇神以前、只有守戶、並無陵戶、  
 垂仁而後、乃兼有陵戶守戶、明守戶之置  
 在前、而陵戶之設在後、今反指克陵戶

○土部源流

之缺者為守戶、似屬偵倒、毋乃回獲守  
戶、潛為志久地乎、此未深攷古制、而不  
善讀陵式之過也、據古事記、

垂仁朝始置石作部、

今本作石祝部、非、姓

六世孫、建真利根命之後也、垂仁天皇  
御世、奉為皇后日葉酢媛命、作石棺獻  
之、曰賜姓石則石棺石槨之度、定於斯  
時、而山陵之制、亦備於斯、山陵志  
云、自  
開化其後、蓋寢有制、於是其葬始有陵  
垂仁始備、亦可參、

帝戶

如倭彥命之葬、殉埋屍、至為犬鳥所  
聚、噉而無禁、禦之者、亦是陵墓、不置

每戶一徵、自此之後、每

帝山陵、必置陵戶、然猶未有定額、

崇神以前諸陵、仍因循簡朴之舊、未設專

戶焉、其後漸有定額、逮至

持統、定五畑以上、不足則取傍近民充之、

而謂之守戶、於是

崇神以前山陵、本無陵戶者、皆追置守戶、

○土部源流

故陵式所記如是、非守戶先置、而陵戶  
 後設也、亦何疑之有、且明守戶之為良  
 民、而謂不得為志久之先、何嫌乎為志  
 久地也、但守戶取於近陵之民、權充之、  
 初無寵辱之可言、而陵戶則有不同者、  
 帝如野見宿祢受、  
 垂仁之殊遇、及  
 帝山陵事畢、徙家菅原、充其陵戶、  
 野見傳

記斯書雖晚出、係其家乘、可依據也、狹々城山君韓侏坐

顯宗皇考、市邊押磐皇子、陷于死、斥充陵

戶、顯宗紀、狹々城山君韓侏、坐陷害市  
 皇、邊押磐皇子、臨誅、叩頭、言詞極哀、天  
 錄、狹々城山君系、出於、充陵戶、據姓氏  
 孝元天皇

一以寵充、一以罪充、一榮一辱、夔然不  
 同、已屬可怪、而戶令陵戶居五色之一、  
 與奴婢一例、抑亦甚焉、  
戶令云、凡陵戶  
 官戶、家人、公私

○土部源流

奴婢皆當色為替又云五色與良人為  
 夫妻所生男女不知情者皆離之其逃  
 亡所生男蓋始也以寵臣克之畧與漢  
 遷貴戚五陵相類其後人多不樂徙漸  
 以罪譴逼配其品益下以至於此於是  
 其逃亡與量免共有之致陵戶多不盈  
 數以煩  
 明詔固其勢也刑部式凡徒人年限者從  
入役日始計其徒役滿者  
省具錄事狀今諸陵戶均無復可蹤  
遞送本鄉

獨

天智天皇山科陵山城志稱其陵戶一烟  
 今尚存藏嘉曆建武以來補任書數章  
 頃使人到其地廉之則已亡矣詢諸土  
 人世家御陵村官免地稅尤為右族氏  
 竹鼻襲稱彥三或作想其正屋架八棟人  
 呼為八棟彥三輓近漸微與其里豪爭  
 御廟野獄久不鮮盡耗其遺業遂挈家

○土部源流

徙去寄食京師親家以終十年前事云  
 據補任書其姓藤原蓋陵戶之僅存者  
 猶不食之碩果而亦終歸乎盡可惜之  
 甚但其亾之未久猶得審其家世山科  
 之亾猶未久余得以資考覈而辨疑似  
 若更後數十年則靡及矣回念慶長元  
 和之際東照神君與二條昭實公議  
 講求舊章興復墜典當時陵戶之存者  
 意不止一山科陵已若有建白及此者  
 必能復陵制每陵置戶以備護衛何至  
 今日之紛紛梓宮所在亦有茫昧已  
 識者漢土賢辟有為異代陵墓置戶設

田供時祭者本邦萬古一姓而反附  
 先皇之陵於不問任其荒頽樵夫牧童  
 公然踞其上不以為忌可勝嘆哉所謂  
 東嶠雖失桑榆可收者其在今日乎若  
 猶因循後來更不知其如何政府諸君  
 子欲奉神君遺志者幸留意焉則千  
 歲一據知當時之丹書不累及後葉陵  
 時也且然况守戶本出權宜之制初無罪  
 戶且然况守戶本出權宜之制初無罪  
 案可指縱令乃部為之裔亦有何所嫌  
 而忌之蓋觀說者之意求志久之名義  
 於乃部而不得其解忽憶山陵志指旃

○土部源流

陀羅為守戶之後，山陵志讀守戶為志。賤種本以罪隸沒入者，不齒鄉人，守戶皆之子孫，遂轉業屠者，稱穢多，亦勢也。所言唯以罪隸沒入數字，但得之，然以論陵戶可也，非所以論守戶，餘皆孟浪之。言也，蓋曰：神武陵傷有旃陀羅村，附會為此妄說耳。谷川士清和訓栞亦以旃陀羅混夙及大神人，其妄不足辨。士清伊勢人，距畿甸不遠，且頗號博雅，而駕空傳虛，且謂守戶為世所忌，而覺如此，可恠也。

旃陀羅之已甚，及見伴蒿溪閑田耕筆，指唱門師為守戶之裔。閑田耕筆云：近京有一種巫覡

外戶，揚土御門家御支配者，京人失其稱，謂近江則謂之志，與毛自應仁廣記。洛外有地名唱門師村，唱門師應是志。與毛自山城名勝志引二水記，作聖門。師非也，聞宮禁之隸，亦有志與毛自八。幡醫者豐滿陶菴，以為當作唱文師有。所唱誦文句也，說殊有理，其伎亦有稱。國名佩雙刀者，大氏犬神人之類也，近江及攝津亦有此種，依古塚居住，或謂式所載守烟幾戶者，此其遠裔歟，通理。按雜談鈔，唱門師元日於日華門唱。沙門經此，即係官禁之隸，蓋隸官禁者。元日唱經，此日華門外，餘亦唱經，人家門。之外，祈禱禳災，則作唱門師為是，豐滿氏。之說，反誤，此種本州亦有之，呼為志也。宇毛牟志也，宇毛牟即唱門視，稱志與。

○土部源流

毛者較為切當特少一師字耳但古陵墓之多莫若本州而此種殊不多其所居亦不與山陵近亦不傍名冢墓固已不疑為守戶之裔矣如近江式只載一息長墓守戶三烟攝津只載一藍野陵守戶五烟而已江之唱門師不知其果依息長墓居住與否藍野陵側並無唱門師者且陵不可稱冢則古冢者或別有所指然式所不載而引式為證亦不曉其旨豈非無學畦之語乎聖門師名勝志原文作聖問師守烟幾戶據恍悟試當作守戶幾烟蓋皆謄寫誤

唱門師是志久之一種遂一變立此說推二書之旨本不過偶見古陵冢側有

旃陀羅及唱門師聚洛遽認為侏儒一節而浪為是言誠鹵莽之見也今以志久與守戶音相近因為守戶之轉謫指乃部為其遠胤弥縫湊合之巧可謂青出乎藍矣豈非順非而澤者乎至其亦舉靠山陵為證則依樣畫葫蘆宛然優孟衣冠使人失笑總之皆坐茫昧古制不知守戶之為守戶也或疑唱門師既

○土部源流



高溪以為守戶之裔安知不已讀志久  
為守戶乎曰不然渠岐志久與唱門師  
為二故佗日又云畿甸有稱夙者未詳  
名義夙即志久若讀志久為守戶何得  
有是夫謂志久為志古者之說云志久  
者志古之通轉日本書紀神代卷不須  
也凶目讀凶為之居泉津醜女讀醜為  
志許及葦原醜男古事記作色許男之  
居志許色許並與志古同是志古有凶  
醜之義此部之先世造凶器供窀穸之

事其業殊為醜陋所以有此稱也辨之  
曰志古本剛彊堅韌之意而可畏怖之  
物謂之志古盖可畏之物莫如剛彊唯  
剛彊故可畏義互相發與今人稱古波  
伊絕相似如飯之韌固者曰古波伊比  
子之類而亦可畏怖者曰古波伊魚  
者概曰古波伊是也斯語存于今者如  
指剛彊之夫為志古布都之類不少率  
屬剛彊堅韌之義近江国朽木地主神  
曰色弗明神說者謂

神之壯烈而得此名色讀為志古色弗  
 即志古布都也志古夫都之稱其來久  
 矣檢讀為夫並德紀有三輪醜夫草壁醜  
 經經讀為夫並侶志古夫都之畧稱二  
 人亦以剛烈命名非謂其醜讀國書者  
 其可泥字乎續紀又有高向色武智武  
 智與夫都聲相近亦侶志古夫都○糕  
 糗之屬有志古蓋以其堅韌名焉今俗  
 稱志牟古者訛及角力之夫入圈拊髀  
 踏地自固筋骸曰志古踏又結束之緊  
 者曰志加里曰志久里斯類難以僕數  
 凡事之戾深過濃粘韌難解者曰志都  
 古伊又指可畏怕者曰頑吳伊亦侶志  
 古之通轉又古書畏敬嚴威恟慄踉蹌  
 等語並讀為加志古蓋亦與志古同義  
 僧仙覺萬葉欽謂與和幾之為加與和

幾保獲幾之為加保獲幾如字  
 並屬語助余於加志古亦云而神代

卷所言則可畏之意侈多所云不須也  
 凶目者其凶險之狀態不可嚮迹也同  
 卷下文又有不須也頗傾凶目之語意  
 亦同之皆可畏怖之甚而為是言也泉  
 津醜女葦原醜男亦然一以凶悍可畏  
 一以威稜可畏並有此稱其謂之泉津  
 醜女葦原醜男者猶言泉津國中尤可

○土部源流

畏怕之女人葦原國中尤可畏憚之男  
 子云尔、泉津醜女、紀雖不說其狀貌、觀  
 諾尊拔劍背揮以逃、其險恠猙獰、必視鬼  
 母羅刹、而有甚焉、和名鈔、鬼魅部、出醜  
 女、注日本紀云、和名  
志古女、今怖小兒、稱許々女者、諺按此  
 省泉津二字、單稱醜女、但難通、觀上文  
 所論可見矣、蓋當時善讀書紀者已寡  
 也、○萬葉集、鬼益雄及鬼艸、鬼並讀為  
 志古、欽明紀、讀魅  
 鬼二字為志古、並可參、葦原醜男者非  
 他、乃係大已貴命一名、蓋此神以剛烈

果斷、懾伏天下、想見其震怒奮厲之狀、  
 目光如電、聲如霹靂、衆望而褫魂破膽、  
 故雖神鬼之不同、幽明之或殊、均得志  
 古之名、此等語、難輒充以漢字、故古事  
 記、槩仍國語之舊、慮讀者或窒碍、慎之  
 也、書紀、則以凶字醜字充之、蓋謂物之  
 凶醜者、便可畏怕、回而假義焉、從註明  
 之、以別他凶醜字、今不會此旨、忽見志

○土部源流

古米岐之書凶目、則謂凶器之凶、亦可  
訓志古、忽見志古女志古男之書醜女  
醜男、則謂醜陋之醜、亦可訓志古、是其  
謬何啻毫釐千里、如大已貴命古事記  
再舉其姿貌、一稱絕麗神、一稱美麗壯  
夫、據此、則醜男者豈醜陋丈夫之謂乎、  
况大已貴命古事記孝元皇后稱鬱色謎命、  
孝元皇后稱鬱色謎命、

開化皇后稱伊香色謎命、此二皇后  
亦以志古稱之、夫正位長信、作合皇后  
至尊、意必端妍明麗、具足種好者、萬非  
醜陋之姿、且鬱為莊嚴之義、伊香為光  
明之義、豈有莊嚴光明與醜陋并稱之  
理乎、益知志古非醜陋之稱也、讀國書  
者、宜以意迎撰者之志、不然、不認蝦蟆  
作騏驎者、幾希、書紀於神代卷、則以醜

字克之於二帝紀則仍國語之舊者蓋史之駁文不深論可夫志古之與凶器醜陋判然如此其彰乃欲以此義目乃部滋見謬之又謬也然則志久之稱所以自有淵原焉與若干邨涇渭判然者何也余嘗聞之客某氏曰在昔有弓削夙人者本貴族有故沿街作戲受人嚫施事聞于朝命為俳優長以紗其

後世所稱志久者其徒之後裔也後偶閱諾樂一神祠記中載弓削氏事頗詳客說蓋本此從來寺廟緣起所言類太華之箭番吾之跡者比々然斯記幸不至此而其中如稱施基皇子之子春日王於

桓武帝朝獲奇疾潛出長岡宮匿諾樂山中其子淨人王賜姓名曰弓削首夙人

並屬虛構，殊不足信。猶之緣起結習歟。

按春日王者，以文武天皇三年六月卒，續日本紀有明文焉。得桓武朝尚存，可以見其妄矣。紹運錄以弓削朝臣淨人為春日王弟，而帝王系圖以為子系圖似是然。系圖未嘗言其賜名，夙人也。且淨人賜姓弓削，朝臣而斯記則曰弓削首淨人，位至正二位，大納言太宰帥，而夙人則止從五位下，掃部大助，其得為同一人乎？況當朝臣者，曾謂同五服之屬，賜姓無不稱朝臣者，曾謂同堂懿親，而有以首稱者乎？亦附會之顯然者，不待識者而後知也。然中世有弓削夙人，其人作俳優戲於諾都。

大脚可飽  
皇親軍種其人

大路遂邀朝命，轄其者流，則鑿之可據，固不妨節取。蓋以弓削夙人之所紆，故其徒亦稱之夙人。後遂省稱夙耳。向有彌四郎者，為道路街賣藥膏者，渠首尔後其者流滋廣，并其品之相近似者，皆通謂之彌四，亦此義也。如今世俗或書志久用夙字，及諾樂地方呼志久為夙人，並片段之尚存者，可以見已。今歲首

○土部源流

稱萬歲唱祝歌到人家乞紅者係志久  
 之一色及為狻猊舞者自勢來此間亦  
 呼之為志久拘欄演戲有播磨坐出於  
 此間人亦以志播之高室村及赤穗城下  
 久呼之可參合而觀之則志久之稱  
 權輿于弓削氏者益明及濫觴漸遠人  
 昧其所自併與賤巫覡有一種女巫謂  
 已身假其口舌與親戚語人有請者則  
 先行法畢彈弓弦喃喃之情話往往對之  
 涕沱泣漣宛如邂逅死者親聆警咳新  
 遭所愛喪者輒延之名曰美古乃久知

乃巫口大神人開田耕筆云大神人種  
 之義也如犬櫻犬蓼之類其徒預祇園  
 者為犬如犬櫻犬蓼之類其徒預祇園  
 及清水地主神祭儀有侶尸祝而兩本  
 願寺佛光寺三門主之喪葬乃執茶毘  
 之役故得此稱焉而又稱此徒為都留  
 米蘓都留米蘓者徵絃也蓋平生以製  
 弓絃行販為業人以其行販所叫名之  
 遂讀大神人為唱門師之屬而皆謂之  
 都留米蘓云為  
 志久此姑據客說為之發揮如是若以  
 之流並在當時弓削氏所紗其  
 冒志久之稱不待後來波及也乃以埴  
 輪之餘崇亦致濫加乃部夫伶倫者音

○土部源流

樂之鼻祖成均所當崇祀而後世槩呼  
梨園之徒為伶况弓削夙人躬為俳優  
目其徒為夙固其所也蒙之賤巫覡則  
錯矣要亦如將狄混戎所爭幾何苻堅  
規々於氏羌之尊卑殊覺多事耳至若  
乃部係食於力之民當使之造埴輪亦  
未嘗抑良為賤此雖史無明文理之必  
然者况其更業遠在葛野未遷之先往

代有活人之功後葉無習匪之罪其治  
生則農圃工賈其秀者則讀書綴文與  
齊民竟無纖毫之同異而以賤優與賤  
巫覡之稱被濫加焉至于今不得與齊  
民齡如異種然空乎冤結飲恨之無已  
也據祠記所謂賤優者田樂法師白拍  
子而為之倫並是賤則賤矣要皆國家亦  
人所為之初非屬異類方其為之則夙  
人所紗呼之為夙彼安得而辭焉及其  
更業則非復夙人之徒猶呼為夙彼安得  
而受焉今拘欄演戲之流其品益下然

○土部源流



其子而為商即商孫而為農即農未嘗  
聞指之為伶為優獨隸弓削氏者隔數  
十世猶不脫夙稱不亦痛乎然則不唯  
土部後人而被夙稱之為寬即優之裔  
而負夙稱于更業之後者亦何曾  
非寬也其唱門師之屬亦倣此仰惟  
國家視民如傷愧一夫不獲所其於乃  
部固已良民視之曾無毫髮軒輊徒為  
民間私忌所厄獨負斯屈於盛世無由  
微蚡冒之哭空寄浩嘆於覆盆非不被  
放勛之澤未發衢歌於擊壤不亦泰平

一缺陷乎方今居地方親民之職者循  
良如林軫念及此將必有人焉至施為  
之宜則非吾輩小人所能擬議而芻蕘  
之見竊謂仍似當揭乃部本來面目及  
夙稱之屬濫加非其質者明諭隣壤之  
民使之曉然知不可鄙之故則四方耳  
目為之一新即舊習之謬者且日消月  
磨以至於江湖之相忘苟如此則上敷

國家燾載之德、下贊黎民時雍之化、乃  
部百世之寃結、雲飛霧散、而含恩無極  
矣、此余所望於在事君子也、抑猶有可  
諗子者、今於乃部源委、與夫為害馬者、  
其義既彰明較著、凡讀書識理之人、一  
閱此篇、便洞其來歷、誰復容疑乎、乃明  
諭之下、雖未可期、而白寃之嚆矢已躍  
々矣、自今而往、所勛乃部者、獨在得鄉

隣四方之和一事、苟不得鄉隣四方之  
和、則讀書識理之人、雖為乃部疏開、而  
言出毀從、群指為黨、加之以攬掇、依之  
以周內、雅言亂於哇聲、齊語撓於楚咻、  
當斯時、設使得循良明諭、一新之化、且  
不可必、况江湖之忘、其可期乎、然則何  
以得鄉隣四方之和、曰亦無他術、忠厚  
焉耳、恭敬焉耳、夫忠厚者、待物之要、恭

敬者自牧之矩、緩急相赴、憂樂相與、聞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之禍、若已受之、豈非忠厚之屬乎、徇之而進、委之而退、於物無所競、於事無所爭、每慮以下人先人而後己、豈非恭敬之倫乎、以此與鄉隣、其有不得鄉隣之和者乎、以此與四方、其有不得四方之和者乎、夫忠厚恭敬者、人之常行、非是無以為人、豈為

求鄉隣四方之和而為之、而得鄉隣四方之和者、竟無得而踰焉、聞子之家在里閭、尤為巨室、子苟能力行、以為之率先、里閭化之、闔部倣之、如此不啻得鄉隣四方之和、兼美乃部將來之俗、加以明諭、而承其後、則順風挂帆、熟路揮鞭、一眈向化之速、江湖相忘之駛、不復須悠悠之消磨也、若夫憤曩時濫稱之橫

加、銜今日土部之無忌、攘臂乎鄉邑、高  
言疾呼、以賈憎於人、則非余所以為子  
筆之之意也、

振濯錄畢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加、銜、今日、土部、之、無、忌、攘、臂、乎、鄉、邑、高、言、疾、呼、以、賈、憎、於、人、則、非、余、所、以、為、子、筆、之、之、意、也、）

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跋、）

天下不平事莫痛於冤屈  
而得意事莫快於雪冤焉  
宜矣此書以振衣濯足二句  
狀其快心然余猶恐其快於

識者之心而未擇然於庸  
俗之彙蓋倩人訢屈不如  
自雪寃自雪寃之方在立德  
立功立言之者苟立其一如  
衛青奮於人奴金日磾擢於

降虜黃井度興於牛  
皆此其於門地何少也而  
為人所欽慕渴方幅遠  
遇况乎乃部人既伸寃  
屈又有能自立則具於

洗雪更快人心有如風  
靡草口消冰者出多止  
振濯云哉

國政元年

西曆

明治

